

(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十四)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上書蔣公服務軍工

我上書委員長 蔣公介石報告已自武漢追隨政府來到重慶，住處在上清寺七十五號，如有差遣志願隨時效命。沒多久，何應欽部長來信派我爲軍政部技正，在營造司服務。我立刻到菜園壩營造司報到，這段路也是川漢鐵路的車站，因爲沒人管，菜園壩這塊地就蓋滿了房子，沒有街名也沒有門牌號碼，我花了半天的工夫才找到了軍政部營造司。

營造司一面靠江，是棟老房子，司長姓周，是位少將，科長姓樓，官階是上校技正兼科長。他是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營造司的傢具很簡單，營造司報到，這段路也是川漢鐵路的車站，因爲沒人管，菜園壩這塊地就蓋滿了房子，沒有街名也沒有門牌號碼，我花了半天的工夫才找到了軍政部營造司。

裏面有位佩姓的南開學生，告訴我營造司的情形，營造司管全國的營房，他們只管公事不管設計，這裏只有樓科長懂工程，我會驗收過華中一帶的軍事工程，創辦漢口的碉堡和防水工程，又曾經察看過宜昌的防禦工程，對於軍事工程略有所知，因此很想知道軍政部城塞局的詳細工作計劃。

因爲營造司自己不營業，都是別機關送來審核的，城塞局是執行機關，我請求司長派我前去拜訪城塞局的官員，先瞭解他們的工作。

城塞局在鄉下，局長馬陸六，雲南人。日本士官學校及兵工學校畢業，陸軍少將，我去時，局長不在，我找祕書，祕書帶領我參觀，沒有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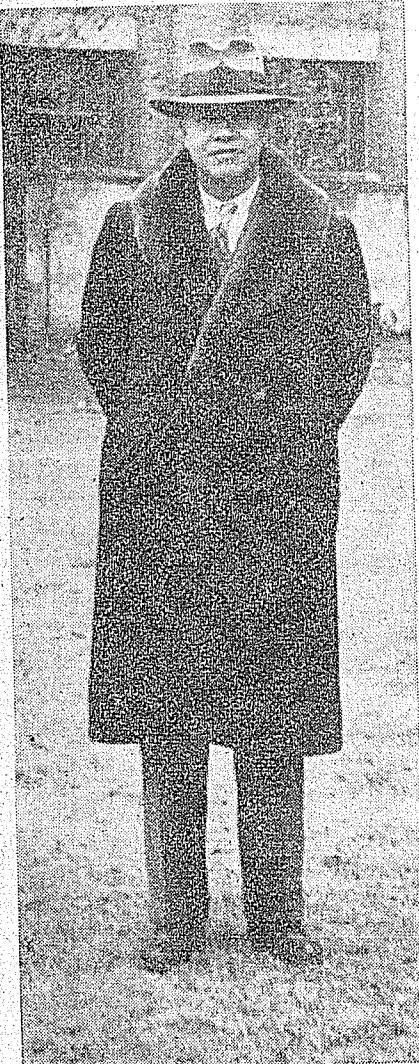
昌警備司令沒做要塞，軍隊退到宜昌，連個土坑也沒有，公事上說蔡警備司令已領了七十二萬法幣，而一個土坑也沒有，無險可守，第六戰區來的公事要嚴查這件事。

司長問我是否真的如此，我說真的，土坑都沒幾個，司長於是是要追究這件事，這時蔡司令已

到重慶，夫婦倆到上清寺來看我們，因為他的太太是我和內人介紹的，我問他，你走了，宜昌怎麼辦？他說宜昌已經失陷了。

這件公事在我桌上已三天了，我告訴樓科長，這件事是眞的，我寫報告屬實，軍隊才打敗仗，宜昌才會失陷，這公事交給何部長，批准用軍法審理此案，司令部的幾個職員都被審訊，會計在二審時跳樓自殺身亡，蔡司令把所有責任推到會計身上，死無對證，蔡司令用交際手段掩飾罪行，躲在憲兵司令賀國光將軍的家裏，太太拿錢和大官們打牌和軍政部次長曹浩森親近交際打牌，欲免於罪，但是沒幾天判決死刑，這是我在軍政部親眼看見國家槍斃了一個貪污的警備司令，可見政府當時懲治貪污瀆職是認真而嚴厲的。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我奉令擔任重慶防空司令
負責重慶防空工程



本文作者任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少將處長時的照相。

在待命的半個月期間，天天都有警報，大人小孩四處逃命跑警報，無目的地，也沒水喝，非常痛苦，因此，我想了個法子打洞。我叫挑水的工人找幾個石工在上清寺後面小山挖洞，預備作全家人躲警報之用。

首先挖建大防空洞

胡副司令派一位副官和我坐洋車到巴縣縣政府辦公室，縣政府的房子很大，有個傳令兵引我到樓上的一個大房間，裏面沒人，只有一個桌子、椅子。副官說：「我先到別處去看看，請處長等一等。」過了一會來了一人，他說：「我是前任的負責人，我們移交還未辦好，同時工程處要搬到隔壁的一棟樓房去，請處長過幾天再來。」於是我也只好回家了。

說：「我要見見三位副司令。」參謀長說：「代表空軍和市政府的兩位副司令沒來上班，只有胡伯翰副司令一人在辦公室，你先見胡副司令好了。」我見到胡伯翰副司令，長得高高的，臉色發青皮包骨，看他的樣子似乎不太好共事，兩人見面後我坐下來和他談。他說：「你怎麼懂防空工程？」我說：「我會寫過一本有關防空避難室工程的書，委員長、何部長在長江下游一帶辦公處所的防空洞都是我做的。」他聽後沒作聲，我說：「我想先看看工程處辦公室在那裏？」胡副司令說：「巴縣縣政府辦公處的老衙門便是工程處的所在地。」我說：「請副司令派人陪我去看一看吧？」

？」

胡副司令派一位副官和我坐洋車到巴縣縣政

(一) 他們三人不懂軍事，也不懂工程，我把防空洞挖好後，躲警報他們也來避難，本來祇能容我一家十幾個人的防空洞忽然要擴大到能容納三十幾個人。於是再請工人挖洞，擴大防空洞的面積和容量。以後有警報我們就往洞裏鑽。於是大家都覺得心裏很太平，心裏的恐懼沒有了。

有一天，敵機轟炸國民政府，投彈又兼掃射，有枚炸弹落在我們的小山洞上，子彈把廚房的瓦都打破了，空襲警報解除後，四家人都平安地從防空洞裏走出來，一致認為我挖的防空洞很有效用。

弟弟吳國楨到昆明後，沒和中央通信，中央不知弟弟在那裏，委員長辦公室派人來問我，我報告說弟弟在昆明並把弟弟通訊處抄呈辦公室。

真巧第二天，弟弟和弟妹全家便飛到重慶，晉謁委員長後，不久奉派出任重慶市長。住所在委員長官邸的旁邊，在弟弟住的樓上可以看見委員長官邸的院子。重慶我們兩弟兄又在一起了。

我為着瞭解防空工程處的情況特去拜會前兼處長賀國光將軍，賀將軍是湖北人和父親同學。我去見他時，他很高興的請我入內室，他說：「委員長和何部長請你當工程處長，我心裏很高興，據說現在在重慶懂防空工程的只有你一個人，你好好地做。我和蔣達都是外行不懂得工程，你看大隧道雖然很大但工程進度很慢，容納人數不多，據我看來沒多大用處，所以上級才叫你來想法子，解決重慶一百二十萬人的防空避難問題。」我說：「我還沒有看過大隧道，看過以後才能報告老伯如何進行工作。」賀將軍說：「我把與工程無關的

人員都調走，只剩下一個工務科長，你可以儘量用「內行人做事」。我說：「謝謝老伯的愛護和指示，我看完工程瞭解情況以後，一定努力工作以期不負您老的期望。」賀將軍說：「要快！要快，防空緊急！」臨別時，他拉著我的手，看我身著軍裝，精神抖擩，他笑着說：「好漂亮的後一代，惟楚有才！處長的責任太重大了，要好好的做啊！」

請示工作不得要領

上次我到工程處來時，人們告訴我要搬到新房子去，這棟新房子已建造了很久一段時間，樓上有三間房間，老縣政府有條走廊連到這三間房子。我到的時候是早晨九點，每個房間三張桌子，三張椅子，處長室在最前面也是三張桌椅。我

去的時候，謝副處長在裏面，另兩間屋子裏的人都是滿的。和謝副處長互通姓名後我問他：「那

兩間房裏怎麼那麼多人？」他說：「都是司令部派來的。」我問：「司令部的編制你看到沒有？」他說：「我剛來還沒看過。」我看桌上文具，都不齊全，人全都是站著的，就去見劉司令。

我到防空司令部，他們還沒下班，我見到劉司令請示工程處的編制和工作方針。他說：「你這個機關是新成立的，我還不知道工作是什麼？」

的編制已經弄好，人員已到處裏去了。」我請示工作，他說：「你的機關是新成立的，我也不知道什麼工作，不過裏面的工務科長是本地人，你

可以問他。」我一看司令、副司令都沒有明白指

示工作，我心裏納悶的很，工作沒有明白指示，只有自己摸黑。我看胡伯翰副司令高高個子，臉上無肉，湖北相命的有句話「臉上無肉，做事刮骨頭。」我看了後覺得不親切大概不易共事。因爲已經十二點多了我即刻回上清寺吃午飯，飯後把當天早上經過的事情報告賀國光將軍，賀將軍叫我自己找人，可是胡副司令說人已派了。究竟如何是好。

兩位湖北老同事看到報上發表我的新任務特來看我，先來的是黃益，我叫他不要走。過一會又來一位李開猷，我要他們兩位一起到工程處。我們三人於下午兩點多鐘到達工程處，裏面站滿了人，我對黃益、李開猷說你們看看這裏的情形，我和工務科長要去察看大隧道。

力主將大隧道停工

我和工務課陳課長一同去看大隧道，正要走時，高射砲團長辛文瑞來見我，表示祝賀之意。陳課長說：「大隧道已經有兩位副司令蔣達、賀國光先後督導挖掘的工程。」我問：「有圖沒有？」陳說：「沒圖，隧道只是一條直洞，因爲洞的面積不大，容納工人不多只有幾個人挖，已經挖的很深了。」辛團長說：「我聽說過大隧道，但沒看過，希望能和你們一起去看。」於是，我們三人坐辛團長的汽車去看大隧道。

大隧道在市區內的一個崖下，汽車不能通行，我們下了汽車走一段路才到達。到洞門口時，陳課長說：「這就是大隧道。」洞口的直徑約六公尺，原來的計劃是把隧道打通後，做地下交通之

用，土質是土洞，沒有石頭，一個黑漆漆的洞，沒有燈，我問陳課長：「是否停工了？」陳說：「沒有。」洞內有水往外流，兩個工人在清理溝中的泥土好讓水流快一點，我想進去看看，工人說：「危險得很，最好不要進去！」我問：「為什麼？」工人說：「因為洞頂常掉下來泥土，前幾天有塊土掉下來，差點把工人活埋在裏面，這位工人現在還在醫院裏養傷。」另一位工人說：「裏面有很深的水，你穿的鞋子不能進去。」我問他：「水那來的？」他說：「裏面泥土掉下來後，水流不出來，成了一個一個的小潭，所以我們挖溝要把水排出去。」我問陳課長：「你們預備容納多少人呢？」陳說：「預備容納十萬人。」我問：「現在可以容納多少人？」陳說：「大概五萬人左右。」辛團長說：「十萬人躲警報要多久的時間才進得了洞？」我說：「洞裏沒有空氣會悶死人的。」陳課長沒作聲，辛團長說：「這要我躲，我真怕被悶死在裏面。」我說：「洞頂有土掉下來會把人活埋在裏面，這洞不能挖了。」我令陳課長停工，不要繼續挖。陳課長說：「兩任的副司令都說對，你要停工。」我說：「不然會死人。」陳課長很不服氣地說：「我們報告司令部要不要停工？」我說：「司令部不停我也要下令停工，不但要停工，還要封閉。」辛團長問：「你封閉後人民到那裏去躲警報？」我靈機一動說：「個人挖個人的洞，各機關挖各機關的洞，願意在那兒挖就在那兒挖。有警報不必向外跑，進到自己挖的洞，警報解除了就出來。」辛團長說：「你有圖樣嗎？」我說：「有，我在住的

上清寺二十九號的山後打了一個洞，我們全家都躲過，效果很好。」辛團長說：「我要去看看！」我說：「好，我們一起去。」陳課長說：「我不跟你們去，我辦公室有事待辦。」於是我和辛團長開車到上清寺二十九號我家裏，辛團長進洞察看後，說：「太好了，我家裏也要照樣打一個，亂跑警報會累死人。」

防空洞要分散興建

我同工程處辦公室，對副處長、陳課長說：

「大隧道封閉，重慶山城，地形特殊，處處都可以掘防空洞，用分散辦法，各機關掘各機關的防空洞。」因我新到任，各報社的記者多來訪問，我告訴記者們：「大隧道封閉了各家打各家的防空洞，各機關打各機關的防空洞。」陳課長却當著記者的面說：「這辦法辦不到，到那去找那麼多工人？」我說：「我辦得到。」謝副處長也說：「這種分散挖洞的事情辦不到。」我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打洞要火藥，到那裡去找這麼多的火藥？」我說：「我到兵工署去接洽」有位記者問我封閉大隧道的原因是什麼？我回答說：「一、大隧道打通後，據陳課長說可容十萬人，現在打通的一部分可容納三至五萬人，但重慶現有一百二十萬人口，兩任副司令先後督工祇開鑿了可容五萬人避難的大隧道，其餘的一百一十五萬人無處可躲，就是隧道打通了，還差一百一十萬人無處避難，以時間算也來不及，緩不濟急，這是封閉的第一個理由。二、隧道工程，可以自己挖洞，我家已挖了重慶市的第

悶死人，很危險。三、隧道是黑的，裏面有水，排水的工作很大不容易，不適宜作防空洞之用。四、土質不好，有落盤，恐有埋人之危險。基於這些原因所以要把大隧道封閉。」

謝副處長說：「吳處長說的第二個原因，空氣不够，我有辦法安裝通風設備。」我說：「這個不簡單，供給五萬人在死洞裏的空氣，需要很大的機器，重慶工業落後買不到這種機器，就是安裝上如果機器發生故障，五萬人的空氣就斷絕了，洞內的人會窒息而死。」

陳課長說：「處長說的落盤我有辦法，用木架支撐洞頂不讓土石落下來。」我說：「工程很大，不是短期可以完工的，而且緩不濟急，所以要停工關閉。」有位記者又問：「把大的隧道關閉改用散佈置，到底是什麼樣的辦法？」我說：「一、就是各機關各自就住宅附近開洞，全面散開，敵機來襲人在洞裏，機關槍子彈打不穿洞身。二、敵機用炸彈炸，小炸彈炸不透，不能殺傷洞內的人。三、如果敵機用重型炸彈，也只有少數人傷亡，不像集中式的隧道，一死就好多人。四、不必跑警報，敵機來了就躲進去，敵機走了就出來。不影響辦公。」另一位記者說：「你的法子不錯，但就如陳課長說的，到那裏去找那麼多工人來挖洞？」我說：「現在我們和日本人打仗，日本有很多飛機來轟炸，也就是說天上有很

老鷹要抓地上的兔子，兔子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洞躲避鷹的撲食，兔子打洞的工具是自己的爪子，

我們以農立國，農民都有鋤頭，況且這也不是什麼工程，可以自己挖洞，我家已挖了重慶市的第

一個防空洞，就是農人挖的，用起來還很好。」

又一位記者說：「工具問題解決了，可以行得通嗎？」另一位記者又問：「謝副處長說的火藥怎麼辦？」我說：「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火藥製造簡單的很，用硫黃硝炭末混合一起就是火藥，火藥是兵工署管制的，我去向他們交涉，大量生產供應這不成問題。」新聞記者聽到我說的話很高興，說：「要趕快回去挖自己的防空洞，以免跑警報之苦。」他們把散佈置防空洞的方法登在報上，重慶市的市民大都照我們的方法去實行。

公共防空洞的意見

自到任後，來訪的人很多，尤其是新聞記者天天都有人來打聽消息。

一天早晨九點多，兩位參議員到我的公事房來看我，他們說：「我們看到報上所說的防空洞散佈置太好了，我家裏和議會日夜不停地在打洞，有錢的人為保護生命都努力的在打洞，處長你的計劃太好了。不過，有個問題我想請教處長」我說：「什麼問題，請說出來。」他問：「有錢的人自己打洞，沒錢的人就等著炸死嗎？」我說：「我正在計劃修建公共防空洞，為貧苦大眾之用。」旁邊有位記者說：「請告訴我們是什麼辦法？」我說：「要全市區內的保長計劃出來要多少防空洞供平民之用，為求快速起見請你們記者先生發佈消息，多幫忙。呼籲大家注意以下幾個要點：一、請各位保長勘察最適宜挖洞的地點。二、洞可容納多少人，三、費用工程處有，每立方公尺土地三毛錢，硬土五毛，砂石七毛，硬石（

要用火藥的）每立方公尺一塊錢。四、勘察好地點立刻開工，同時來本工程處登記，填寫：①挖

洞負責人②保長的姓名③保長的住所、辦公室④開工的日期。五、每個月底造具報告書表，開列帳單呈報防空工程處核對無誤後，按月照單付錢。」因爲敵機常來轟炸，所以要快。所有用的火藥到賣火藥的地方購買，我們不供給。」兩位參議員聽了以後很高興說：「你的法子太好了，盼望馬上實行解決人民跑警報之苦。」我對記者說：

「你們消息報導得快，人民行動就快，我們立刻付錢絕不貪污，照我的估計，洞的體積一元錢的

洞可以容一個人，政府花一元救一命，要是貪污一元就害死一個人，人活著時是人，死了成鬼，把冤魂放在口袋裏多倒楣，所以請記者先生報導，願請保長先生絕不能賺錢貪污，大家同心合力辦

好防空洞工程，否則賺國家一塊錢害死一條人命，自會有報應的，這不是迷信。」兩位參議員和記者異口同聲的說：「處長的主意很好，希望馬上實行，否則敵機天天來炸，真是太慘了，此計劃成功，人民可以不必跑警報真是太好了。」說完，互道「再見。」

客人走後，謝副處長和陳課長都說：「處長的主意雖好但辦不到，這麼多的防空洞，我們要多少人去指導驗收。」陳課長說：「副司令派來計算有官價，我們列個表要他們照表填上來，實報實支，違者重罰，所以用不著這麼多人。挖掘公共防空洞的工程由保長負責。」他們兩人很不

願意的樣子離開我的公事房。

高炮陣地趕建通路

一天早晨九點多鐘，辛團長開車到處裏來，他說：「我在黃山選擇了一個高射砲陣地，委員長有一座官邸在黃山，這個新陣地是為掩護官邸之用非常重要，司令部早已領款要派人修通黃山的軍用路，但是到現在還沒開工，所以特來看吳處長請速設法。」我問陳課長有沒有這回事？他說：「有派蔣永安經辦此事。」我說：「找蔣工務員今天到處裏來。」我看工程重要就建議辛團長一起去這道路和高炮陣地所在的地點。

黃山在重慶南岸，我帶李開猷、余文章同辛團長坐軍用卡車過江到南岸。找保長陪我們一起到新陣地的山頭上看地形。辛團長早已派兵守著山頂。這條山路很窄，為了行駛牽引車托砲要修一條臨時較寬道路。辛團長說：「時間很急迫要在月圓以前把高射砲運上來，此砲是德製八八公厘平射、高射兩用砲。三個月以前就通知司令部要做，但至今未做，所以要快。」當時我一想，算陳課長和蔣工務員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完工全無把握，於是對保長說：「這個工程請你做，馬上開工，錢我付。」辛團長說：「你辦事真敏捷。」我說：「這不是什麼大工程，高挖低填，炮車能走就行了。」我對李開猷、余文章說：「你們要常來察看，工程要日夜進行，儘速的完成。」事情辦完，我和辛團長坐在地上，他說：「我看你做的兩件事，都很實在。一、人民自己挖防空洞二、我高射砲隊的軍隊和你合作，你親自

中
外
雜
誌
來看，馬上解決。高射砲陣地常換地點怕敵人來炸，所以軍用道路很重要。」我說：「你告訴我要做到那裏，我就幫你做到那裏。」我問他：「除高射砲陣地外，還有其他陣地沒有？」他說：「有探照燈陣地，和我們合作的，探照燈照敵機，我們地下用高射砲打，空中用飛機攔截，這種作戰在夜間舉行，這是高射砲和探照燈的關係。

探照燈本身很輕，就是發電機重一點，要能活動，運轉靠公路隨時移動以適應需要。沒有什麼工程，陣地工程我們自己做，道路工程由工程處做。

「我心想：我這個工程處長有兩大工程。一、人民的防空洞，已經解決了。二、通高射砲陣地的道路和駐兵營房要趕快做。

我把這兩件事做成就可以了。因為時間不早

就離開陣地回重慶工程處，我送辛團長五本軍事工程學，在休息時他看了一下，他說：「你是專家我回去一定好好地拜讀。」我說：「不敢當，請多指教。」

劉峙欣慰寬給經費

我到工程處最先明瞭自己的工作，到職後，曾拜訪防空司令劉峙和三位副司令，其他兩個副司令不負責，只有胡伯翰負責，因為初到就請

胡副司令說：「你的工作簡單的很，繼續前兩任司令的工作，挖大隧道，工作內容你可以問謝副處長和陳工務課長。」說話的態度是命令式的，不帶一點感情。我極力忍耐，虛心的接納各方的

意見和批評。

到職後一個星期內我專心一致地研究防空工

程，那時敵機差不多天天都來，市民流傳幾句話：

一、一道警報，心中亂跳。
二、二道警報，離家亂跑。
三、三道警報，百事都不要。

四、解除警報，精疲力竭，回家睡覺。
自我決定各自挖掘防空洞，實行分散避難辦法後，報紙大力宣傳，各機關開闢各機關的防空洞，個人掘個人的防空洞，有空襲就預備進洞，警報解除就出洞，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和辛團長兩人成了朋友了，對砲兵陣地，交通道路都明瞭了，並且趕着修築，於是，要求見劉峙司令報告我們的工作。

早上九點，到司令部，劉峙司令見了我非常高興，他離開座位走到我的面前和我握手，他說：「我天天在報上看到你的新聞一百二十萬人口的生命財產用分散防空洞的方法保護他們，尤其自己掘洞，警報來進洞，警報解除後出洞照常工作，不影響公務。又派保長做公共防空洞，保長知道一保的實際情形，什麼地方可以掘洞，工程由保長負責，省去公家的一筆管理費，這個主意很有道理。」我說：「本來在工作之前應先請示司令的，但此時此地萬事莫如防空急，不得已先斬後奏，特請司令原諒。」劉司令說：「我看見報上個人開闢個人的防空洞，各機關開闢各機關的防空洞，我家裏也掘了。你替司令部爭取到很大的榮譽。謝謝你。」我說：「我來了還沒領錢。」

劉司令說：「好，批准照發」我拿著公文到軍需處領款，劉司令派人帶領我到軍需處並關照從速撥款。軍需處主管是楊憲文上校，是劉司令的內侄，寒暄後，把公文交給他說要領錢。此人三十多歲面無笑容，他說：「司令部現在沒有二十萬，先給你十萬，你回去用了再說。」等了好久他才開了一張十萬元支票，我說：「楊上校請你快一點，我還有事。」他給我一張十萬元的支票，我說：「司令給我批的公文是二十萬，你不能只給十萬，請再開一張明天的支票。」他說：「好囉！」又開了一張明天十萬元的支票，我拿了支票急忙離開趕回工程處。

副司令給我顏色看

胡伯翰副司令看我從軍需處出來，他說：「你到司令部做什麼？」我說：「把工作情形報告劉司令和領款。」胡副司令說：「你不必報告了，報紙上天天都登得很詳細，我們都看過了，你領款領了多少？」我說：「二十萬」。胡副司令說：「你過兩天再來領二十萬。」我說：「做什麼用？」胡副司令說：「我用，你替我報銷。」

我心想：我在交大讀書時，吳稚暉老師教我們的國文，因在工程學校教國文，大家聽的沒什麼興趣，又是午飯後第一堂課，大家想睡覺，吳老師常說笑話給我們提神。他說：「有一天，貓和猴子在火坑邊烤火，火坑內燒的有板栗，猴子的爪子到火坑掏板栗吃，貓看猴子不存好心就跑

了。」胡副司令要我領款，替他報銷，這是舞弊的行爲，於是我不形色的說：「你自己去領款好了。」他喝了一口茶，又說：「你在報上登的那些東西不對的。」我說：「怎麼不對？」胡副司令說：「工程處只能對內，不能對外。」我說：「他們問我情形，我告訴他們這不是對外，是在說明理由，不然你要我怎麼辦？」胡副司令說：「你應當把個人掘個人的洞，各機關掘各機關的洞，這一決定寫成公文，呈到司令部來，由司令部通知老百姓辦，而且，你叫保長掘防空洞更不應該，保長是市政府委派的，你這個工程處長怎能命保長替人民做事，應當由司令部行文市政府下令保長替市民做事才對。」我說：「這樣公文旅行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實行，現在萬事莫如防空急，工作越快越好你說的是太平時候的事。」胡副司令聽到我的話非常的不高興，我告辭離開司令部，想到劉司令很明達，胡副司令想搞錢，我應該要小心才對。

重慶的機場與偽裝

防空工程處的工作已就緒，人民知道掘防空洞在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每次警報，在街上跑警報的人愈來愈少了，這是好現象。敵機來襲有二種目標：一、轟炸飛機場、炸毀飛機、破壞機場，使飛機不能起飛降落。二、轟炸市區、燒毀房屋、炸傷市民。對市民的生命、財產有防空洞保護，對飛機的保護，因爲沒有實地看過，所以不能設計，因此我建議辛團長一同看看三個機場的環境情況。

重慶三個機場是：一、白市驛機場——在重

慶西邊，是最大的機場。二、珊瑚壩機場——在市區內，長江的沙洲上，我家就在機場附近。兩面是山，中間是沙洲，可以起落飛機。三、廣陽壩機場——面積較小，在重慶東邊的山區裏。

高射砲主要在保護機場，因此有軍用道路通達高射砲兵陣地，與我的工程處有密切的關係，我一定要明瞭情況。我和辛團長約定一天看一個機場，拿著地圖按照實際的情形，看探照燈、高射砲應該放在那裏。辛團長說：「這與空軍有關，最好請司令部通知空軍司令部派人和我們一起察看研商，於是，打電話到司令部，劉司令不在，由胡副司令接電話。辛團長報告情形以後，空軍司令部派了一架小飛機載我們在天上轉一轉，那天天氣很好，看地面看的很清楚。

先看白市驛的地形，次看珊瑚壩機場的地形，最後看廣陽壩機場，在廣陽壩機場下飛機，因廣陽壩機場在山坡下，很好掘飛機防空洞，有幾架戰鬥機藏在洞裏很安全，有警報時，飛出來凌空，敵機來了數十架炸偽裝的機場，因機場在山峽裏要低飛轟炸掃射，這時兩邊的高射砲火一起射擊，擊落日機五架，軍政部頒給我們賞金，我剛做好不到兩天的工夫，敵機來臨，找新機場，敵機來了數十架炸偽裝的機場，因機場在山峽裏要低飛轟炸掃射，這時兩邊的高射砲火一起射擊，擊落日機五架，軍政部頒給我們賞金，我分了五塊法幣。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之二十一 定價台幣陸拾元

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存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閎、詹天佑、王闔運、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

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空向敵機作戰，作戰完畢後，就停在防空洞裏，修護的工廠也在洞裏，所以敵機來了幾回都無法找到機場的位置，參觀完後，又飛回白市驛機場。

白市驛機場是重慶最大的機場，而且設備最完善，那時剛完工不久。下機後，和許多人員研商，設法做一個假機場，以便消耗日寇的炸彈。

我們鑒於敵機多次尋找機場企圖轟炸飛機場，我們得到此次情報後，設計做偽裝的機場停留一些假飛機，讓敵人來轟炸，以消耗他們的炸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建議機場靠近廣陽壩，兩邊都是高山，中間一塊平地，平地上安裝竹子和布做的假飛機，在夜間高空上一看就像是真的機場，在山上裝上機關槍、高射砲。

剛做好不到兩天的工夫，敵機來臨，找新機場，敵機來了數十架炸偽裝的機場，因機場在山峽裏要低飛轟炸掃射，這時兩邊的高射砲火一起射擊，擊落日機五架，軍政部頒給我們賞金，我分了五塊法幣。